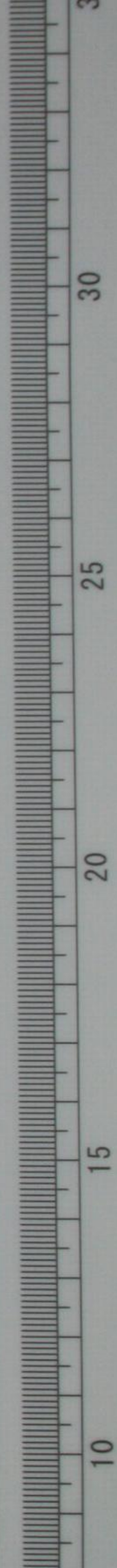


增評八大家文讀本

廿七  
廿八

113  
1055  
15





413  
1055  
15

余不喜曾文况讀  
三蘇而次至於此  
如與快友談罷更  
逢紗帽惡客安得  
不悶悶非敢詆古  
人將視以為戒故  
其不滿意處一一  
表出以質世君子  
觀者無罪幸矣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七

曾鞏子固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賴

襄子成增評

移滄州過關上殿疏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  
祚烏弈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下之理必至之符然  
生民以來能躋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  
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  
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  
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







結語各各不同似作者故意為之而讀者唯見其疎脫

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為帝真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虚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偽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歷叙宋興以來諸帝而於仁宗獨推揚其德澤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

起于言宋過絕前代既歷叙前代而後及宋宜詳其所以前代之故而已今絮絮平叙功德略無回顧照應語何在其為文也

祭若哭人人感動歔歔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由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天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於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為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幾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為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為宋英宗陛下聖神文武可謂有不世之天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



數者可謂有云  
句亦覺散漫

古今文法叙實畢  
然後議論是非今  
歷叙前代歷叙宋  
諸帝未着結束語  
而忽入賦役刑法  
操柄等之論衝決  
甚矣

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畀近因於世俗而  
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迹修列先王  
法度之政為其任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  
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  
職以後為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弊興  
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  
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  
矣用推原法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  
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審反覆至於緩既  
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

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  
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役然猶憂憐惻  
怛嘗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  
所以附民者如此前四段鋪叙各自結束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  
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  
官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  
如此而况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  
卑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  
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  
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



故人主之尊提句似議論讀至後面非是議論乃叙宋德耳

駢句讀之可厭

至此纔能回顧如狼疾人病始愈十呼萬喚如回頭也

操柄收束又急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民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台而羸齋橐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祗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唵誦。至於六府順叙。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三四世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

論功德是大體論功德由小及大又其中一意今布置顛倒矣

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抱擊。析之戒接於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領起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之所以繼代而成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河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免苴之武夫。行修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悟。



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誥，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興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為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完無故上書其意，不過一諂字使南豐出真宗世則必勸封禪也。

雖盛宜戒是又一意而不別提失体矣

又言三代所不及又乖張矣下承以則字此則字無安頓處矣

悉則今文學之臣克於有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為最盛之時，而洵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為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知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祗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結出規戒得周公名公公進言之遺非封禪美新可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



一篇文讀去無一  
精米無一著落使  
韓蘇做之起伏頓  
挫使讀者為幾回  
拍案也

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閱遠崇侈循之無窮至千萬世  
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  
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儲同人云前美後戒奏疏中獨創一格其深厚逼  
匡劉而又廓而大之此宋文之極盛歐蘇所不能  
為也

劉向韓愈必不願  
後人同年而論也

原本經術氣質醇厚宜下筆時不知有劉向無論  
韓愈也○同是點竄二典塗改雅頌而韓則奇峭

筋慵肉緩的是此  
文評目也

曾則溫醇各造其極○長篇文字最易筋慵肉緩  
文中節節關鎖層層提挈重規疊矩脉絡關通絕

無慵緩之病學者宜究心焉



前半幅引詩處太冗長不如後半之真摯吾知執政讀之欠伸不終篇終不及李令伯陳情動人也

福州上執政書

鞏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概見者尚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蘿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實而接之出於懇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名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筐篚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歡心其人材既衆列於庶位則如棫樸之盛得而薪之其以為使臣則寵其往也必以禮樂使其光華皇

賴有三百篇可對証據按耳不然則絮絮如此讀者不知其何事也

皇於遠近勞其來也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叙其勤其以為將率則於其行也既送遣之又識蔽蔽之始生而恐其歸時之晚及其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悄悄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瘁當此之時后妃之於內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於山脊石碣僕馬之間而志意之一至於雖采卷耳而心不在焉蓋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周之士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叙其勤者在四牡之

漸次近題

東筆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叙其勤者在四牡之



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詩將母來諗。釋者以謂諗告也。君勞使臣。叙述其情曰豈不誠思歸乎。故作此詩之詞。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休息之。而又追叙其情如此。絲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戍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即人之心。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鵠

已情事又將自巳情事附入古書

緒云將古書引也自

層文勢彌紆餘曲折

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伏惟吾君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方興先王之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易於古士之出於是時者。豈有不得盡其志邪。鞏獨何人。幸遇茲日。鞏少之時尚不敢飾其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齒髮日衰。聰明日耗。令其至愚。固不敢有徼進之心。况其少有知邪。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陪朝廷之儀。此鞏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

此一段委曲波折  
大見筆力  
數十行則為合作  
矣可惜可惜



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者。誠以鞏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有一人仕於此二邦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鞏固不敢為不肖之身。求自比於是也。顧以道里之阻。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効其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踰時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者也。方去歲之春。有此邦之命。鞏敢以情告於朝。而詔報不許。屬閩有盜賊之事。因不敢繼請。

語語動人

此一段本不干涉陳情而時置結束回顧前意故可誦

及去秋到職。閩之餘盜。或數十百為曹伍者。往往蟻聚於山谷。桀黠能動眾為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閩之室閭。莫能寧而遠近聞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屬邑又有出於饑旱之後。鞏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陳。其於寇孽屬前日之屢敗。士氣既奪。而吏亦無可屬者。其於經營。既不敢以輕動。迫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諭以招納。一則戒以剪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變者。亦為士吏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靡而致之。或殲而去之。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枹鼓之警。里有室家之樂。士氣始奮。而



本叙已之功勞以望量移內郡也而下此皆吾君吾相數句不見痕迹

此一結大有筆力復吾君吾相語愈沒痕迹

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朋儔市粟而來。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餘。曾未期歲。既安且富。至於如此。輦與斯民。與蒙其幸。方地數十里。既無一事繫官於此。又已彌年。則可以將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未有易於此時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歸之詩。本士大夫之情。而及於其親逮之。以即乎人心之政。或還之闕下。或處以閑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則仁治之行。豈獨昏愚得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之。不宣。

劉子政語調古今用熟昌黎上宰相第一書結處亦用之然畢竟可厭

後世之士。且將賴此。以無北山之怨。鴉羽之譏。陟岵之歎。蓋行之甚易。為德於士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圖之。不宣。本風雅以陳情。紆餘往復。蘊藉深厚。匡劉遺風也。



寄歐陽舍人書

是謝歐公銘其王父墓書也然則叙其感喜之意數行足矣何往復上下為議論樣子似失體也

輦頓首再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讓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

警勸之道三句故首虛字覺微欠通暢

足為後法已上論誌銘之體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

人之子孫者壹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此論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久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眾人則



猶之用人一句覺欠通暢

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

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孫也哉。况鞏也哉。其追歸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蹙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道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愧。以懼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教。



而加詳焉。愧甚不宜。

茅鹿門云。此書紆徑百折。而感慨嗚咽之氣。博大幽深之識。溢於言外。較之蘇長公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特勝。

銘近於史。而今人之作。每不逮古人。須俟諸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逐層牽引。如春蠶吐絲。春山出雲。不使人覽而易盡。

與孫司封書

閱至此篇有馬頭始見米囊花之意也

先叙事然後入議論篇法斬截爽朗可喜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邑地而有之。為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為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戶狂耶。四年。智高出橫山。略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於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母為與死。比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

沈曰。明土木之難。將作徐理遣其家出都避亂。亦是此



北語名家文讀本

卷二十七

七

意惜理之不能為忠臣也

叙事極簡議論極曲皆可見筆力入議論處甚不費力

二段順逆互用委曲詳盡而讀之快暢大見筆力

中皆應之。宗且猶力守南門。為書召隣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且喜用之。宗且怒曰：賊汝今立死矣。吾豈可污耶？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且言不廢，則豈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况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仗節死難之臣，宗且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使宗且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為備，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且事也。今猥令與

為天下者忽提起一語激昂豪壯如見其掀髯而談豈當如是耶忽住又說起語氣益壯

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又忽住又說起為天下者再用前語提起絕好

陳拱俱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為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為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凡南方之事卒至於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宗且之料事死節愈見其當褒贈不可負其言與不備苟且偷託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為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聞宗且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為使者於廣東西者宗且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重懼為己累必不肯復言宗且嘗告我也為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

留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二十七

七



此語分家文讀本

卷二十七

七

不能言不肯言不敢言層為一長句奇崛之甚後又出長句萬仞古木蒼藤纏絡

補此段雖是補貼後有了案處筋節相通不覺其緩

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况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發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補出平日學問孝行見其言非偶然倖中者宗旦喜學易所為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鞏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為世所指目此固一肯今其所立亦可贖矣鞏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

又委曲其識其文並厚重不浮

此處劉子政語法其憤家也然語樣異常所以使讀者不厭又覺其一一收拾前面也南豐議論文吾以此篇為第一雖蘇家父子恐有不及也

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小有異同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為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概不誣也况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適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效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為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吏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不獨一時為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不宣死節一層知其將亂而先言又一層大旨重在先

名平八文讀本

卷二十七

七



言上蓋知其將亂而早為之圖。智高之禍。可以不熾。其關係尤鉅也。與退之與元侍御書。表揚甄濟父子事相類。而剴切則又過之。○死封疆者。與誤封疆者。無甚分別。其何以立綱紀而作天下忠義之氣耶。子固之言。不獨為宗且一人發也。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取得正大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



可謂不惑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此句似可不必着也以孔孟與劉向對評已屬不倫且下以戰國遊士與孔孟對評文意枝蔓

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作文須有段精彩處此數言乃精彩處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

矣

而俗云云一句古之聖賢未有云云一句並似通暢此等處使蘇氏兄弟為之必明明了了矣

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



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總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尊孔孟以折羣言。所謂言不離乎道德者邪。後段謂存其書。正使人知其邪僻而不為所亂。如大禹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然後不逢不若也。論策士之害。不煩言而已透。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海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為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



語意從容似歐公

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今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傅保

首言胎教而其意不做下面

天下女子皆能胎教此風俗之盛也而所以然者本於文王躬化作者之意如此然意欠通暢

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係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

文王躬化故后妃有閔睢之美後世之士不能以身正家意蓋如此而又欠通暢



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此結又一意覺生枝蔓矣

家。自。累。其。身。古。學。不。明。至。於。如。此。自。怨。顧。利。冒。耻。而。不。知。反。已。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曰。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

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朱子云。關雎雖若專美太姒。而實深見文王之德。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后妃為主。而不復知有文王。固已失之矣。至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亦皆以為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婦人之手。而文王徒擁虛器。以為寄生之君也。其失甚矣。惟南豐曾氏之言。竊謂庶幾得之。原本家人卦。大學聖經。齊家本於修身意。較之漢儒學術。又醇乎醇矣。而文之淵茂。不減中壘。



此言少家及言本

卷二十一

三

識老筆老不著無  
用閑話讀之有餘  
味目錄序數篇是  
為壓卷

陳書目錄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  
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  
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其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  
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  
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  
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至宋二百餘歲  
世統數更史事故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為陳  
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誤於秘書內省十  
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為此書歷三世傳父

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  
宋魏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  
亦罕得而詳之也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  
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使可鏤板行之天  
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  
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為  
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  
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  
不敢稍損益特各疏於篇末其書舊無目錄傳名氏  
多闕謬因別為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為

晉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二十一

三



以夫字發議論以  
三而字轉摺以哉  
字斷之以則字歸  
入本題極煖極極  
斬截

陳蓋偷為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  
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  
儉憂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  
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  
於有所因造以為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  
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  
當時之士爭奪詐偽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列以  
為世戒而况於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  
取舍去就不為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  
若此人乎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

結處願叙事中意  
無滲漉末又以詠  
嘆語結之從容不  
迫

神韻二字恐屬過  
譽

得風雨之詩所為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  
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  
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始  
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  
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綜舉成敗興壞一代政刑法制之詳而於安貧樂  
義不苟去就之士獨致思焉一唱三歎能移我情  
此文之以神韻勝者也



一意反復是此公  
勝場而意欠通暢  
不足快讀者心目  
此又其素病取二  
蘇氏政敦教化等  
策讀之優劣自見  
然後人喜南豐者  
却愛此也

禮閣新儀目錄序

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  
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  
以參相校。讎史館秘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八。  
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  
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  
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  
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  
之間。使入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  
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

南豐多用虛字而  
幹旋處欠明了故  
不痛快耳

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  
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  
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  
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  
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  
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  
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  
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  
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為設其  
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起居



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為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為節至患夫為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為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為耒耜者或不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槨豈其智不足為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上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槨者不以葛溝為不可易也豈好為相反哉以為人之所既病者

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而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為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瓦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太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為貴本一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



於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義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惟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為。或為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繫於為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

反覆前意

朔愛其禮之存。況於一代之典籍哉。則其書不得不貴。故為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即所損益可知也。意見歷朝之禮。貴因時制宜。不必過執先王。至於拘迂而難行。如三代以後。議復行井田封建也。通篇大旨。以禮以養人為本作主。而紆徐往復。抑揚唱歎。荆川所謂一意翻作數層者耶。南宋文往往本此。○能補出三綱五常萬古不變一層。更見立言無罅漏處。



世說新語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七

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為書號僊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陞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為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二篇。又自為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為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

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竒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為直史館。遂為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為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為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為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

曾公大年讀本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七



增補文獻考

卷三十一

十一

公之言云云此下恐有脫說不然則又以公獨以謂起語意不通

此又范貫之奏議序之意而彼勝此万万殆如二手學古人者當於此等會用筆之法

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脩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前用虛宜遵簡易罷筦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黜姦臣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隨。承。歎。隨。末。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

修公恐例

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輩也惟勇言得失故遭逢明盛極知遇之隆而卒以齟

增補文獻考

卷三十一

十一



齟終見直道之難行於時也。闡揚先人使讀者忠孝之心油然而興起。

范貫之奏議集序

此篇與顏魯公詞堂記皆正大明白不以字句為巧南豐所以能得稱大家者豈以此等耶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為十卷而屬予序之蓋自至和已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為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虛心采納為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從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

以上叙事以下議論云云六帶有叙事



一歸之公議句是不脫題目處

沈曰國家有急則下詔求言至太平休養往往棄之仁宗不然所以為三代下之令主至神宗時此風盡失矣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云云此等處與魯公詞記順且誠云同一語意然此血脉

久熟於人事之情偽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為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竒袤恣睢有為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內又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由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

通融與彼異耳

沈評評得允當不易而余所最欽者並稱君臣而中自有主客不失体裁筆力不可及

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為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為公之墓誌銘云儲同人云宋至熙寧而公議廢斥無一足存揚厲仁宗義猶魚藻范公之忠直仁宗朝之太平無事能受直言一齊傳出有生枯雙管俱下之妙行文典重紆餘則又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二十八

公所獨擅

此言八家文讀本公所獨擅...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八

曾鞏子固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賴 襄子成增評

送江任序

曾送序以送黎安  
二生為第一沈選  
遺珠可怪

均之為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  
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  
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  
馳往往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  
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湫隕崖落石之所覆壓  
其進也莫不羸糧舉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後動  
此等處學歐公而  
不善者耳如集古  
目序宜與此對觀  
則筆力高下可窺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二十八



增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二十一

長句層疊處不免  
宋人真氣宋人喜  
用與夫二字聯綴  
上下語句

學曾文者每學此  
等故成冗長可厭  
觀遵崇集等可見

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衣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為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與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都邑。坐其堂奧。道途所次。升降之倦。衝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於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

分明學蘇秦說趙  
語法

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能專慮致職。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為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機。已斷於胸中矣。豈類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為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歛聽其人民之事。而江

增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二十一



吾知吾見語意相類又下二矣字作者故意作之也然收結處如此排宕用之簡短文可也

用之長篇則欠勁拔矣

君又有聰明敏給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講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為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為於上。吾將見西江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儲同人云。吏治莫盛於漢。而漢法尤合於人情。以郡人典郡守者。不可勝數也。唐宋亦然。至明始竊竊以私疑之。越省命官。猜防愈深。吏治愈不古。若矣。奚益耶。  
雖兩段分說。然一賓一主。正意只在後段。蓋江君

數語可了者。故演為數十語。此自賦體然用之。散文如鄒陽獄中書。已有此風。韓公矯六李駢麗之習。善層累長短句。如送高開序。是也。南豐摸倣此等。而氣力筆力不及。故徒開後人冗腐法門。如茅穎甫最喜此類。故云也。

勢既處於易。則宣上德意以利澤下民。其責有不得辭者也。勉勵之旨。自在言外。茅鹿門謂古來未有此調。子固自出機軸。良然。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車船未行。輒以屈指計歸日。又咸小其官。以為不足事。其逆自為慮如此。故其至皆傾搖懈弛。其憂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何自越與中國通。已千餘年。而名能撫循其民者。不過數人耶。故越與閩蜀始俱為夷。閩蜀皆已變。而越獨尚陋。豈其俗不可更與。蓋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意亦其民之不幸也已。彼不知繇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江蜀棧之破偏遠之說不測。則均之吏於遠。此

反振有力  
又一層文勢雄厚  
而生出下段

此非獨優與一句  
小住脚又說起文  
態佳  
趣語入它意是南  
豐長處又其病處

佳  
一意兩波文情絕  
一一收拾前語而  
一句結住筆力万  
鈞頗有昌黎之風

非獨優與。其風氣吾所諳之。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苟違節。雖中州寧能不生疾耶。其物產之美。果有荔子龍眼蕉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歲之酒醋。皆絕於天。下人少門訟。喜嬉樂。吏者惟其無久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耶。舌之人為一鄉一縣。其德義惠愛尚足。以薰蒸漸澤。今大者專州。豈當小其官而不事耶。令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咸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為越人滌其陋俗。而毆於治。居閩蜀上。無不幸之歎。其事出千餘年之表。則其美之巨。

曾平八水家讀本 卷三十八



此詩八名家詩和

卷二十一

入題處又為兩波  
入題後又為兩波

送江任序與此命  
意大抵同而彼厭  
讀此快觀者何也  
此碎彼否文能碎  
乃可觀非於熟文  
者不知也

細可知也。然非其材之穎然邁於眾人者不能也。官  
於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穎然邁於眾人能行吾說  
者。李材叔而已。材叔久與其兄公翊仕同年。同用薦  
者為縣入秘書省為著作佐郎。今材叔為柳州公翊  
為象州。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相致其政。其  
施之速。勢之便可勝道也。夫其越人之幸也。夫其可  
賀也夫。

述說三層。即俗情以破其見。既已寬之。實已勉之  
也。氣清調逸。此南豐一體。近時學曾文者多尚之。

宜黃縣學記

此與臨川慈溪學  
記結構極相似而  
彼以天下不可無  
政教政教之本在  
學為主意此以三  
代成人才於學為  
主意立言各殊  
沈曰學其性猶云  
治其性勿以辭害  
義可也  
先舉其具而後言  
其所以有此具之  
要用如此二字結  
上轉下為一段中

起。法。嚴。整。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  
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  
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  
鄉社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德。出兵授捷之  
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  
不率。其所以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  
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  
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  
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

通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二十一

五







增補家言

學記自商周說起此塾套可厭雖曾王之文不能脫乃知李泰伯袁州學記超凡絕俗宜乎傳誦不衰

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今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為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極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子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

以上說建學之由以下言成才非難古今雖為學之意則同

總為日若干而已○末○住○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見○性○善○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入之情不樂於學者○著○神○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為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為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為者若

增補家言



此言八大家文讀本

若夫正心脩身用  
及振句振起全勢  
語意正大又自一  
人一字說起鼓舞  
且黃人休裁大方  
南豐善用歟字結

夫正心脩身為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  
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  
隣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  
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  
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先叙古人之建學次序後代之廢學後叙宜黃之  
立學末叙勉勵士子之進學雖未推闡天命人心  
之奧五常百行之原然漢代以來能見及此者罕  
矣行文不用間架每段收住處含蘊無窮後惟朱  
子之文肖其神味王遵巖學曾不勉有形迹在也

死字伏後面處死  
索婦人小夫知烈  
伏不足觀公之大  
案

###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  
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  
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祿  
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  
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  
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搆  
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  
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  
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

通評八大家文讀本

卷二十一

八



七十有七矣此句  
以上是叙事以下  
議論自有分別然  
初曰公與景卿境  
其勢也此又曰公  
為之倡也語意不  
免重複此後學可  
戒而不學者  
苟順誠云云此等  
泛泛結語南豐文  
時有之是歐蘇所  
無歐時有之而與

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  
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  
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  
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  
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  
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  
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  
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  
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  
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

南豐所為自異

分明學昌黎伯夷  
項

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  
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  
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  
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  
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  
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  
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  
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  
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  
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瞻顧回隱以市於世其

色態在顛跌撼頓  
四字上文章下字  
當會此等意

曾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二十一

七



增補文獻考卷之二十一

通篇結處三下也  
字一下矣字再下  
歟字語意典重豐  
厚與題相稱末又  
稱造祠者為法令  
所不及出題外作  
結有大家風度

烈字節字呼應篇  
首

筆中含有鄙夫不  
可事君之意

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久。况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不獨以死重公。而以公之歷忤權奸。連斥不悔。以至於死處。層層發議。與論孔宗旦事相同。其文筆端莊。李王孫所云骨重神寒。天廟器者耶。○公之伐安祿山。是其大節。故入手兩番。領清折入。歷忤權奸。家有法度。○論人當觀其大。公既為忠臣。為仁人。雖雜於神仙浮屠氏言。亦無碍。且亦不必為之諱也。近世論人者。以王文成為禪學。至比於無父無君。而其生平之忠貞義勇。俱不計焉。果足為知人論世之識也歟。

增補文獻考卷之二十一



世言分家文詩

卷三十一

廿

宋人記文徒主議  
論者篇篇皆是雖  
蘇公不免此習如  
南豐此記可謂之  
記也已

越州趙公救苗記

名朴熙寧三年  
以參政出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  
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苗所被  
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  
築可備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  
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  
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  
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  
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歛富人所輸及僧道  
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

明人動稱西京罵  
宋文不絕口何知  
如南豐此篇真西  
京風氣明人得効  
否

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眾相噪也使受粟  
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  
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  
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  
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  
具也能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為之出官  
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糶粟之所凡十  
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使民完城四千一百丈  
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備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  
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為責其償棄男女者

通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三十一

廿



以上零零碎碎叙畢以一筆結之曰皆公力也然後自朝廷天下說至公功大處畧着議論体裁絕佳

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止。而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煩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早夜憊。心力不少。懈事鉅細。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早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早疫被於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蓄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為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

此結法與送李叔序其巨細可知也。同一法。

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蓄診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為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蓄。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為越州



最尾点題製好

趙公救菑記云。

救荒之法井井有條。不但可行於一方一時。實天下萬世之利也。清獻實政。得此文傳出。後之為政者。可做而行之。經濟賴文章以傳。不得視為兩事。

思政堂記

尚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太原王君為池州之明年治其後堂北嚮而命之曰思政之堂。謂其出政於南嚮之堂而思之於此也。其冬予客過池而屬予記之。初君之治此堂。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舊腐壞斷。既完以固。不窘寒暑。闢而即之。則舊圃之勝。涼臺清池。遊息之亭。微步之徑。皆在其前。平畦淺檻。佳花美木。竹林香草之植。皆在其左右。君於是退處其中。并心一意。用其日夜之思者。不敢忘其政。則君之治民之意。勤矣乎。天接於人。無窮而使久善惑者事也。推移。



句句名言又見烹鍊之工

結處未了了

無常而不可以拘者時也。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十。古。為。政。之。要。不。越。乎。此。理也。知時之變而因之。見必然之理而循之。則事者。人。心。同。然。即。理。之。所。在。雖無窮而易應也。雖善惑而易治也。故所與由之必。人。心。同。然。即。理。之。所。在。人之所安也。所與違之。必人之所厭也。如此者。未有。下。始。於。思。然。後。得。於。已。得。於。已。故。謂。之。德。正。已。而。治。不始於思。然後得於已。得於已。故謂之德正已而治。近。日。之。政。專。務。此。三。事。正。已。故。謂。政。夫。政。者。豈。止。於。治。文。書。督。賦。歛。斷。獄。訟。而。已乎。然及其已得矣。則無私也。已化矣。則亦豈止於。已。治。人。之。意。久。不。講。矣。讀。此。為。之。慨。然。政哉。古君子之治。未嘗有易此者也。今君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春。秋。其。挺。然。獨。見。破。去。前。惑。人。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春秋。其挺然獨見。破去前惑人。有。所。不。及。也。來。為。是。邦。施。用。素。學。以。修。其。政。既。得。以。有所不及也。來為是邦。施用素學。以修其政。既得以。

休其暇日。乃自以為不足。而思之於此。雖今之吏。不。得。以。盡。行。其。志。然。迹。君。之。勤。如。此。則。池。之。人。其。有。不。得以盡行其志。然迹君之勤如此。則池之人。其有不。蒙。其。澤。者。乎。故。予。為。之。書。蒙其澤者乎。故予為之書。

三思後行。越畔之思也。不出位之思。循理之思也。遇。事。之。來。因。時。之。變。以。求。當。於。必。然。之。理。其。於。為。遇事之來。因時之變。以求當於必然之理。其於為。政。也。蓋。庶。幾。矣。清。峭。遵。折。轉。近。半。山。近。日。望。溪。方。政也。蓋庶幾矣。清峭遵折。轉近半山。近日望溪方。氏。宗。法。此。種。已。足。踴。越。一。時。氏宗法。此種已足踴越一時。



士言... 卷二十一

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其故蹟。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

數十字有無數曲折極似臨川而曾無其拗折之態從容不迫是曾獨擅也

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耶。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耶。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况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何如哉。用意或在題中。或出題外。令人徘徊賞之。

右軍豈非仁人莊士耶。真殺風景。語使韓歐作之。必不如此結收。

曾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二十一



此言人言多又言本

卷二十八

十五

觀此篇則曾亦足以列峙於歐蘇之間而不愧耳  
開手似韓送鄭尚書序極佳  
叙地形大勢處絕好後來王弼州適晉紀行暗摸此而不及也  
叙路險水險處極細極鍊其細可及其鍊不可及鍊後無痕如矢口而出處最不可及是歐蘇所無

道山亭記

閩子孫分為七種故曰七閩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為閩中郡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為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院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為縣大為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鈎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其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膠糝或逆走旁

於閩為土中於閩為最平以廣着此句而後前面開話皆不覺開

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沂泐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武帝徙其民處江淮之間漢嘗處其眾江淮之間而墟其地蓋以其陘多阻豈類住虛也哉福州治侯官於閩為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為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於門庭麓多傑木而匠多良能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僊山北曰粵王

潛平八大家讀本

卷二十八

十五



余觀福州畫舶來者往往作樓觀詭偉者以助山水之趣蓋寫所見也

收拾全篇不費力似勝臨川記文因題起議論文家熟套可厭此篇終篇不着議論而色態濃厚讀之万返不厭曾集中

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瓌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為是州得闕山嶽峯之際為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為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闕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險且遠又將抗其思於埃壙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

吾以此為第一

雖學韓柳其淵源自西南夷傳淮南王諫兵書等來

又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今為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建一亭無甚關係故只就山川險遠上着筆此做枯寂題法於無出色處求出色也前水陸二段何減韓柳



雖不及道山亭記而叙事亦妙結局頗奇殆可雁行

分寧縣雲峰院記

分寧人勤生而蓄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腴隨所宜雜植五穀無廢壞女婦蠶杼無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稊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砮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挨坐里閭相講語以

以上與雲峰院無干涉至後面治生事云以下幾句出然後總不成閑話

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訐結黨譎張事關節以動視聽甚者畫刻金木為章印摹文書以結吏立縣庭下變偽一日千出雖咎朴徙死交迹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涵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雲峰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闥靚深殿寢言言棲客之廬齋庖庫庾序列兩旁浮圖所用鏡鼓魚螺鐘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輒



七言八言... 卷二十八

一結出題外而通  
體皆動高手高手

斥散之。不為忝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能勝其  
嗇。施喜爭之心可知也。或曰。使其人不汨溺其所學。  
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然。縣邑人者。必道常乎。此予未  
敢必也。慶歷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藿治是  
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界。來人相  
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可不可也。  
咸曰。然。推其徒了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為申其可  
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  
若云浮屠可以式化邦人。有助風教。不徒道常有  
所不能。亦殊失吾儒立言之體矣。文只云勝於薄

俗借道常以激眾人。何等斟量盡善。

曾平八次家文讀本 卷二十八



北諫公傳文諫之

卷二十一

北諫

書魏鄭公傳

予觀太宗常屈已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  
遭其時感知已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  
自至亦得君而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  
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  
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  
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  
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  
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  
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已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

一篇滔滔汨汨議  
論皆自此句生出  
妙在於出之不平

一意折為兩又折  
為四層

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  
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况前代之君有納  
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  
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  
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  
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  
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切  
諫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  
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  
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

提句喝破有頓挫  
有氣勢

曾評八伏蘇文讀本

卷二十一

北諫



士言人之家又言才  
卷二十八

樂紂幽厲別為一段與成王太甲配而讀之不覺其分段妙

主意在焚稿上却以春秋為引文勢不窮

一篇警策在此作文必有此等驚世絕俗之見乃可下筆然必留在後段前後觀得宜乃可

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豈惡乎然則焚稿者非歟曰焚稿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稿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稟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已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稟之所言其

誦

又以一段襯託文氣豐厚

益知其賢以下雖是始應畢竟覺弱矣刪之亦似可

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之非謀己之姦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賢魏鄭公以破焚稿者之謬此借題立論法其博辨英偉又曾文中之變者

曾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二十八  
三尾



北言少家又言

卷二十一

三

Blank page with a large rectangular border.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is visible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11244